

绝妙好词校录

郑文焯撰

罗济平■校点

本书说明

《绝妙好词校录》一卷，郑文焯撰。郑文焯（~~号~~ ~~愚庵~~ ~~一~~ ~~愚~~），字小坡，又字叔问，号大鹤山人，奉天铁岭人，隶汉军旗。他出身鼎盛门第，爱好文学艺术，擅长书画，熟谙金石文字，兼通音乐、医道，词章之学尤有盛名，是清末四大词人之一。

郑氏崇尚南宋著名词人姜白石，词风清空典雅。他一生批校过许多词集，对周邦彦、姜白石、吴梦窗三家的作品尤有深刻的体会，有多种批校本流传于世。周密的《绝妙好词》以选词雅正著称，收录姜白石和吴梦窗二家作品最多，得到郑氏的好评，说“南宋高制，美尽是编”。《绝妙好词校录》就是他阅读《绝妙好词》的札记，篇幅不多，但却包括郑氏对宋词音韵、乐律、格式、意旨和文字校勘的许多研究心得，颇有创见。

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，这里对《绝妙好词》的版本略作说明。《绝妙好词》原书在元明两代一直湮没无闻，在清康熙二十四年柯氏刻本问世后，尽管词家极其赞赏，但是传本不多，康熙末年历鹗就慨叹难以见到。雍正三年项氏群玉书堂再刻，流传仍然不广。乾隆十五年查为仁、历鹗合撰的《绝妙好词笺》印行后，书坊竞相翻刻。无笺的原本印刷本来就不多，笺本广为流行以后，不再翻印，逐渐湮没，到清朝末年已经极其难得。郑氏得到的小瓶庐刻本已经是康熙柯氏原版转手之后印本，经过高士奇更动，已经不是柯本原貌，只是各词文字还没有多少差异而已。郑氏以为柯氏与高士奇“合校重锓”，实误。

《绝妙好词笺》有乾隆十五年查氏刻本，道光八年钱塘徐懋重刻，

并附刻《绝妙好词续钞》二卷。徐本经过校改,文字已有出入,后来修版重校,差异更多。徐本通行后,大都根据徐本翻刻。但是郑氏所说的坊本跟徐本出入较大,恐怕是扫叶山房印本。这个本子翻印不精,有许多错字和脱漏,而且跟徐本一样,有《续钞》,然而却有许多地方文字跟查本相同,似乎翻印时掺和了查徐两种本子。

《绝妙好词校录》有清光绪刻本,今据以校点重印。原书有个别错误,例如论碧山词《淡黄柳》时,引“料得青禽一梦春无几”一句,“得”字衍。这类错误十分明显,为存原书真面,仅在此指出,未加更改。又,南宋名词人姜夔字尧章,号白石道人,却非姜石帚,郑氏每每称之石帚,亦误,关于这一点近人有考证。

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济平校点并撰写说明。

【目录】

目录 轶

叙 轶

绝妙好词校录 轶

叙

冷红别墅邻丽娃祠之西，水香亭榭，丛桂佳留，时有俊风，辄闻侍儿歌湘春夜月之曲，属引清异。余以铁洞箫和之，白石风流不是过也。余考原雅乐，强附声家，暇日既校定淳熙本《花间集》十卷，独《绝妙好词》罕遘良刻。南宋高制，美尽是编，绛云传钞，实多讹夺，樊榭笺录，音谱未详。爰以□闻稽撰佳证，类诗余之别墨，亦乐府之枝言。侏儒一节，不自知其细已甚也。光绪涪滩之岁四月既望，叔问记于吴城西园。

绝妙好词校录

诗韵纸、语、寘、御古无同用之例，独词韵通之，戈氏《词林正韵》颇有失考处。姜白石《长亭怨慢》“不会得青青如此”，《词谱》改“此”作“许”，改第三韵“许”字作“处”，或以为借叶，并非是。按赵寒泉《清平乐》“烟浦花桥如梦里，犹记倚楼别语”，李秋堂《盟鸥集·摸鱼儿》“鸿北去，渺岸芷汀芳，几点斜阳字”，严九能校云：“宋词从无支、微与鱼、虞相通之例，疑‘字’字有误。”此未博考之过。又俞商卿《点绛唇》“怨春无语，片片随流水”，并是词韵同用之佳证。白石深于音吕，必无落韵之讥。此仅记所得于《绝妙好词》，已非孤证，触类求之，当不止此。亦足破群疑，而补词韵之通例焉。

白石《琵琶仙》题引《吴都赋》云“‘户藏烟浦，家具画船’，惟吴兴为然。”按二语见《唐文粹》所录李庾《西都赋》。又《摸鱼儿》“今古三星炯炯”，戈氏《七家词选》改“三”作“双”。按《诗》“跂彼织女”，《正义》引孙毓云：“织女三星，跂然如隅。”白石赋“辛亥秋期”，正用《诗疏》。《花外集·锦堂春》咏七夕，亦用“三星”，戈《选》亦改作“双”，疏缪已甚。又《石湖仙》“见说胡儿，也学纶巾欹羽”，盖以范顺阳使虏，故用武乡侯故实，承上“卢沟驻马”句意。戈氏以意改“胡儿”作“吴儿”、“欹羽”作“欹雨”，不知所谓。按石湖《水调歌头》“燕山九日作”，中有“无限太行，紫翠相伴过卢沟”之句，又“黄花为我一笑，不管鬓霜羞”。石帚寿石湖词，实即演赞其词中旨要，足征前贤文不虚绮也。唐

寮常《七夕》诗“露盘花水望三星”，亦可取证姜词。

清吟堂刻《绝妙好词》，石帚《暗香》“翠尊易泣”，注云：“‘泣’当作‘竭’。”不详所出。近时坊刻遂改作“竭”。按嘉泰本是“泣”字，当从之。黄孝迈《湘春夜月》“空尊夜泣”，此可为石帚作“泣”之证。弁阳是选本作“泣”字，盖坊本从清吟堂校注所改耳。

《武林旧事》：“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，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，以贡贵邸豪家幕次之玩。”引文英《玉楼春·元夕》词“乘肩争看小腰身”之句。按白石《鹧鸪天》词“白头居士无呵殿，只有乘肩小女随”，亦实写南宋灯市风景。杨升庵以为吴词“乘肩”乃“乘舆”之误，可谓疏于考古矣。

白石《一萼红》“翠藤共闲穿径竹”，严九能校云：“此句有错，各本皆同。”按嘉泰本亦如是，元无舛驳，盖严不得其解，疑有误耳。

白石《暗香》《疏影》二曲，余凡三四和之，并审定其旁谱，一一为之解。知《暗香》过片处“江国”，“国”字确是韵。旁注“力”字，按之乐色，乃小住也。《旴庆四明续志》吴毅夫和姜词，云“回首往事寂”，不次韵，亦不叶，其疏于律如此。

碧山词《长亭怨慢》第二句“尚记当日绿阴门掩”，“日”字当作平声，疑“时”之讹。又《淡黄柳》下阕“料得青禽一梦春无几”，此句不叶。按白石自度此曲“怕梨花落尽成秋色”，“色”字是韵，中仙专学石帚，岂于此未之深考邪？姚梅伯校本谓“秋色”本作“秋苑”，引碧山此句不叶为证。然嘉泰本固作“秋色”，《词律》从同。按戈《选》碧山词是阕“几”字据旧本校改作“著”，可知姜词是韵。

唐之法曲存于宋者，惟《献仙音》一阕。片玉、白石、梦窗、□房、君亮诸名家赋《献仙音》，首句第二字及次句第四字并用入声，此律之微妙处。近世词人稍谨于上去两声，便自许知律。

不知词韵于入声更严,曲韵则无之矣。

李萼房《一萼红》下阕“数菖蒲老是来期”,语意未足。按谱当八字句,此脱一字,诸本并未校正。

李莱老《惜红衣》第五句“还寻故人书屋”,按白石此韵五字句“并刀破甘碧”,乃平平侧平侧。又《扬州慢》“叹而今杜郎还见”,白石作“渐黄昏清角吹寒”。此二阕并白石自制曲,音谱当依之,而莱老并不合。

赵冰壶《临江仙》“箫鼓晴雷殷殷”,“殷”字作上声。《诗》“殷其雷”,《疏》:“‘殷殷’犹‘隐隐’也。”是“殷”读“隐”之证,赵词正用孔《疏》。

范石湖《醉落魄》“花影吹笙”,一本“笙”作“帘”,是。高刻本注云:“‘笙’当作‘帘’,不然与下‘昭华’句相犯。”又《忆秦娥》“片时春梦,江南天阔”二语,乃用岑嘉州“枕上片时春梦中,行尽江南数千里”诗意,盖□括余例也。

徐山民《阮郎归》“妾心移得在君心,方知人恨深”,词意全袭《花间集》顾太尉《诉衷情》“换我心,为你心,始知相忆深”。晏小山《留春令》“楼下分流水声中,有当日凭高泪”二语,亦袭冯延巳《忆春令》“流水,流水,中有伤心双泪”。宋人师承如是,但乏质茂气耳。

周草窗《曲游春·西湖》词,乃和施梅川韵。李彭老《清玉案》,乃和方回韵。但第五句不叶,原词并未注和韵,《篋》亦失考。

草窗《甘州》词过片“还是江南春梦晓”句,“晓”字当是衍文,旧谱此句无作七字者。

陈西麓《平调绛都春》结句“二十四阑”,“十”字作平,与白石《侧犯》“红桥二十四”同例。唐人读“十”字本有平侧两叶。白香山诗“红阑三百九十桥”,杜牧之诗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,并不作侧声。

薛梦桂《三姝媚》“连夜”，“夜”字当作平声。严九能校云：“‘夜’字必‘宵’之误。”

宋词上下阕重韵，不甚加意。如文英《采桑子》“清睡浓时”之“时”字，周明叔《点绛唇》“移舟去”之“去”字，并非传写之讹。《片玉词·花心动》两押“就”字，《西河》重“水”韵，同此例。

尹梅津《霓裳中序第一》“点点爱轻□”，按《类篇》有“□”字，又作“𠂔”，即此“□”字，言摘也。《词综》误作“清绝”。竹山有《秋夜雨》四阕，押“□”字。又云此咏茉莉之作，佳作未易学步。严九能校云：“《词律》谓此作下半阕第五句只四字，无此体，故不收。此故五字句，红友误已。”

张东泽《念奴娇》第二句“怪得”，“得”字衍。姚梅伯校本疑多一字为又一体，亦求之太深之过也。

楼扶《水龙吟》自注“次清真梨花韵”，以《片玉词》校之悉合。惟“满襟离思”，“思”字非原韵。清真作“不成春意”，墨本必有一误。

许棐《鹧鸪天》“月滤纱窗约半更”，“半更”二字甚新异，盖谓初更之后。吕种玉引李长吉诗“宫门掌事报六更”，以证唐时有“六更”之制，“六更”则五更后矣。又王嵎《夜行船》首句“曲水溅裙三月二”，不曰“三”而曰“二”，更奇。可与“半更”同为词丛新语。

史梅溪《双燕》“还相雕梁藻井”。按《事物异录》“绮井”亦名“藻井”，又名“斗八”，今俗曰“天花板”也。余昔和陆淞《瑞鹤仙》有“画堂深香迷绮井”之句。

汤恢《二郎神·和徐干臣》第二韵“杯泛梨花冷”句，“冷”字上脱一“冻”字，高刻本及坊刻《笈》本并未补入。下阕“悄一似茶睂”，“一”字疑“不”字之讹。张龙荣《摸鱼儿》词“悄不似留眠”，宋词中固有是语。

宋词凡用“四桥”，大半皆谓吴江城外之甘泉桥，俗以为西

湖六桥之第四,误矣。《苏州志》“甘泉桥旧名第四桥。”白石词“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”,陆鲁望固吴人也;李广翁《摸鱼儿》赋太湖,云“又西风四桥疏柳”,题属太湖,是四桥不属西湖,可证。若“五桥”,则并谓西湖已。如广翁《声声慢》“凄凉五桥归路”,《笺》引《遂昌杂录》“钱塘湖上旧多行乐处”云云。又《祝英台近》“五桥流水”亦然。

何光大《谒金门》“泛碧沉朱供晚醉”词中皆写夏景,盖用浮瓜、沉李故事,“碧”谓瓜,“朱”谓李也。

赵闻礼《风入松》下阕结处缺一句,高刻本作“何时翦烛重盟”;王易简《庆宫春》题缺三字,高刻本作“谢草窗惠词卷”;坊本脱简如是。

梦窗《过秦楼》赋芙蓉,“暗惊秋被红衰”。戈《选》改“被”作“破”,漫无依据。按玉溪诗“西亭翠被余香薄,一夜将愁入败荷”,梦窗举典本此。“被”字非“破”之讹,可证。玉田《词源》云:“如方回、梦窗,皆善于炼字面,多于温庭筠、李长吉诗中来。”沈伯时云:“要求字面,当于飞卿、长吉、商隐及唐人诸家诗句好而不俗者,探摘用之。”所谓读唐诗多,故语雅淡也。

梦窗《采桑子慢》“玉台妆谢,罗帕香遗”二句,正相对。今本作“妆榭”,讹甚。《唐多令》“纵芭蕉不雨也飕飕”,《词律》云“也”字衍,或谓歌者赠板之声,或云当去“纵”字,则成七言,与下阕谱句不合。余尝见旧本无“也”字,“飕飕”作“飕飕”,盖后人因是句费解,而妄增之。姚梅伯校高刻本,引严九能云:“《匏洲渔笛谱》有此阕,上下第三句皆八字,乃知本有此一体,梦窗此句元无衍文,而下阕当脱一字耳。”是又一说。又《鬲阳台》咏落梅,“官粉雕痕”,“官”当作“宫”,“雕”当作“彫”,并以形讹,高刻本正合。又《催雪》古无是调,盖以《无闷》调赋雪,后逸其调名,而传其题耳。又《瑞龙吟》第二换头“瞰危梯”,“梯”字当是“睇”字之讹,词律云“叶平”,误矣。《祝英台近》“沙印小莲

步”戈《选》改“小”作“瓣”。《珍珠帘》“听舞箫云渺”，戈改“渺”作“杪”。《采桑子》“清睡浓时”，戈以“时”韵复，改作“休迷”。《催雪》“侵罗袂”，戈改“袂”作“被”。《解语花》“别泪”，戈改“别”作“清”；“葱翠”改“葱”作“湿”；“征帆去，似与东风相避”，戈改作“东风到，似与去帆相避”。《西江月》“晚色先收”，戈改“先”作“初”。《三姝媚》“青梅已老”，戈改“已”作“渐”。并当从原本。戈氏每以意改，甚无谓也。杜小舫校刻《梦窗词》，多取证顺卿。如《三姝媚》“湖山经醉惯”一首，“径”、“惟”、“浅”三字之讹；《甘州》注“庚幕”，“庚”为“庾”之讹，并当据《绝妙好词》正之。乃不信古而尊今，何邪？

史梅溪《钗头凤》，前后结句并三叠字。今本并脱一字，误为《清商怨》。当据《词律》正之。

竹垞云：“第七卷仇仁近残阙，目亦无存，可惜也。”按高刻本仇山村二首，前有“玉蝴蝶”，注“缺词”。盖弁阳本选三首，缺《玉蝴蝶》一首，故仅存其目耳。

是编百三十有二人，证以汲古阁刻宋六十家词，仅得十一。因校其异同，择善者而从之可也。

张于湖《念奴娇》：“悠然”汲古本作“怡然”，“岭表”作“岭海”，“短鬓”作“短发”，“萧疏”作“萧骚”，“沧溟”作“沧浪”，“尽吸”作“尽挹”；《西江月》：“柳色”作“春色”。

辛幼安《瑞鹤仙》：“靓妆”汲古本作“艳妆”，“寻花觅柳”作“寻桃”，“冷澹”作“冷落”；《祝英台近》：“将愁归去”作“带将愁去”。

刘龙洲《贺新郎》：“翠钿”汲古本作“翠蛾”，“凝脸”作“流脸”，“愁多”作“愁深”；《唐多令》：“重到”作“重过”，“今在”作“曾到”，“总是”作“浑是”。

史梅溪《双燕》“愁损玉人”，汲古本作“愁损翠黛双蛾”。按此调上下阙结处并六字句，此脱二字，当从毛本。又《黄钟喜

迂莺》“凝滴”，汲古作“疑滴”；《玉楼春》：“闲”作“堪”，“红杏”作“■杏”，“针指”作“针线”，“新燕”作“双燕”；《青玉案》“日暝”，作“日午”。

高宾王《思佳客》“凤箫”，汲古本“箫”作“清”；《祝英台近》“一窗寒”，“寒”作“闲”。

《白石道人歌曲》、《梦窗甲乙丙丁稿》，余别有详校本。且为石帚作传，专取宋人说部及其词中所纪年月事迹，为编年例，庶足补东泽之遗焉。忆丁亥之秋，余与仲实兄弟、次湘、子苾连句，和白石全词。尝拟重编附刻，匆匆十余年，窜稿篋衍，旧社零落，为之怆然。

玉田《词源·杂论》篇云：“近代词如《阳春白雪集》、《绝妙词选》亦有可观，但所取不精一，岂若草窗所选《绝妙好词》之为精粹？惜此板不存，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。”据此则元初已有刻本，但世士罕觐耳。樊榭谓有明三百年，乐府家未见其只字。案《汲古阁书目》有精钞本二卷，绛云楼所藏亦是元钞，未知与汲古秘本有无异同。国初，嘉善柯南陔又从虞山钱氏钞得，与高江村詹事合校重锓，是选始流布人间。樊榭当康熙时已叹其购之颇艰，仅得残帙二卷。其后谒选入都，道出沽上，查莲坡留之水西庄，出示旧本，同为之笺。近世坊刻盛行，皆笺本也。余近见有小瓶庐刻本，无续，亦无笺，云从宋本重雕，盖即当时坊间覆高刻本。简眉有姚梅伯手校，多录严九能评语，泚笔寥寥，殊未精贍。顾是编元刻既不可见，柯叙又谓传写多讹，汲古旧钞更难搜致。肇经余日校订及兹，同好虽多，启予盖寡，亦举所疑者征信于古云尔。冷红词客附识。